

理語言學的研究目標仍是在語言學，如果研究目標偏離了語言學，那就是人文地理學的範疇不再是語言學了。

第二節 本論文所闡述的重要觀點

一、地理語言學對語言學研究的重要性

地理語言學的研究目標，是藉由研究詞的地理分布，來探索詞的歷史變化過程的一門學科。研究目的在把方言變體在地理上的分布展示成語言地圖，進行方言分區並對此語言分布現象提出合理的解釋。在共時語言學的研究上，則是對一種語言（方言）在地理上分布的區域劃出分界線，並對此語言（方言）為什麼如此分布、它歷史上的消長為何？提出合理的解釋。在歷時的研究上，則是運用各不同方言分布的情形，研判出何者為此區語言的古老形式。運用地理、種族、社會、文化、宗教、政治等與語言的關係，來解釋語言分布現象和語言變體產生的原因。

臺灣地理語言學從小川尚義（1907）的〈臺灣言語分布圖〉算起，至今已有百年的發展歷史。但是戰後的臺灣方言學的發展，因受承繼大陸來臺學者的影響，臺灣的地理語言學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不過近二十年來，臺灣的地理語言學的進步一日千里，臺灣的地理語言學也逐漸跳脫大陸傳統方言學的窠臼。走向注重共時研究，並且細緻化、跨學門化以及資訊化，獨具特色的發展方向。藉由伴隨著產生的臺灣語言地圖，對臺灣語言分布的現況，有更清楚的瞭解。

但是臺灣的語言地圖有個缺點，就是多偏重方言區塊圖，而少於方言特徵圖（點圖）。因此臺灣地理語言學的研究內容，有相當大的部份偏向語言與人文、地理的關係上。對於語言在空間傳播、分布的探討上，相對貧乏。由於全臺灣的方言特徵分布圖的闕如，所以在對全臺灣整體語言的探討，以及成片方言的研究上，成果較為遜色。

在本論文中，藉由「調羹/調羹菜」與「湯匙/湯匙菜」在地理上與年齡層（社會階層）的不同方言分布現象，進而提出語言「球形擴散」的模型。這便是運用方言特徵圖（點圖），更深入進行的語言研究。地理語言學在語言學研究上的價值，由此可見。

二、本論文語言地圖製作的觀念與方法

語言地圖是地理語言學最重要的呈現方式，因此在討論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時，語言地圖製作的觀念與方法，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由於語言地圖是語言調查研究的展現，所以製作何種語言地圖，與語言調查研究的目的息息相關。就地理學上地圖的類型來說，「方言特徵圖」是屬於「展示性地圖」。其他類型的語言地圖，都是屬於進一步統合分析的「解釋性地圖」。因此「方言特徵圖」集可以說是外部語言學的研究基礎，也是各種語言地圖的基礎地圖，所以本研究選擇繪製「方言特徵圖」。

「方言特徵圖」的特點，是把某一種變項，在不同的地點方言中的異同，表現在圖上。並且每一個變項畫一張圖，這一個變項在各地的差異有多少種，就設計多少種符號。根據調查結果，在每一個地點上面畫一個符號。基於「方言特徵圖」的這種特點，所以在調查點的選擇上有兩個必須要特別注意的原則：一個是調查點的數量一定不可過少，另一個是調查點的分布一定要平均。調查點的數量太少，難以展現語言在地理上漸層分布的情況。調查點的分布若不平均，將無法對一個區域做整體語言地理的觀查。

有鑑於此，所以在本次調查研究中，在調查點的選擇上，採用藉由經緯度來選擇調查點的方式。調查點平均分布，能使調查區域不至於有所疏密不同，更能展現語言在實際地理上分布的狀況，也有助於未來研究的擴展與新資料的整合。另外結合全球定位系統（GPS）來進行調查。所有的調查點都以 GPS 定位，並記錄其經緯度，不再只是依循行政區域的劃分。擺脫因行政區劃分的改變，所造成的困擾。之後再以地理資訊系統（GIS），繪製出合乎地理比例的語言地圖。共計繪製 155 張「方言特徵圖」，進一步由這 155 張「方言特徵圖」所呈現出的方言分布現象，歸結繪製出「臺灣東北部閩南語方言分區圖」。

三、臺灣東北部閩南語的特色

經過前人的調查研究，已知從臺灣北海岸、東北角以至宜蘭全縣，是漳州腔通行的地區。但是對於這一連續不斷的方言片，學者從未做過整體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次調查研究以此區做為調查的區域，進行細部的調查。

經過本次的調查研究後發現，臺灣東北部偏漳腔閩南語，依「真、正的詞彙分布」（圖 002）、「湯匙」（圖 003）、「青江菜」（圖 004）、「毛禪白」韻（圖 062、圖 063、圖 064、圖 065、圖 150、圖 151、圖 152、圖 148、圖 149），「梅檜白」韻（圖 104 梅仔）等，可劃分成北海岸與宜蘭二次方言區。雙溪、貢寮因為有過渡現象，故獨立劃為過渡區。另外還有二個特殊腔（1）以圖 154、圖 155（「中央」唸為/ti³³ i⁴⁴/）劃出「頭城礁溪腔」。（2）以及混合腔形式「類克里奧爾化」的「三芝埔坪腔」。

。其方言分布如圖 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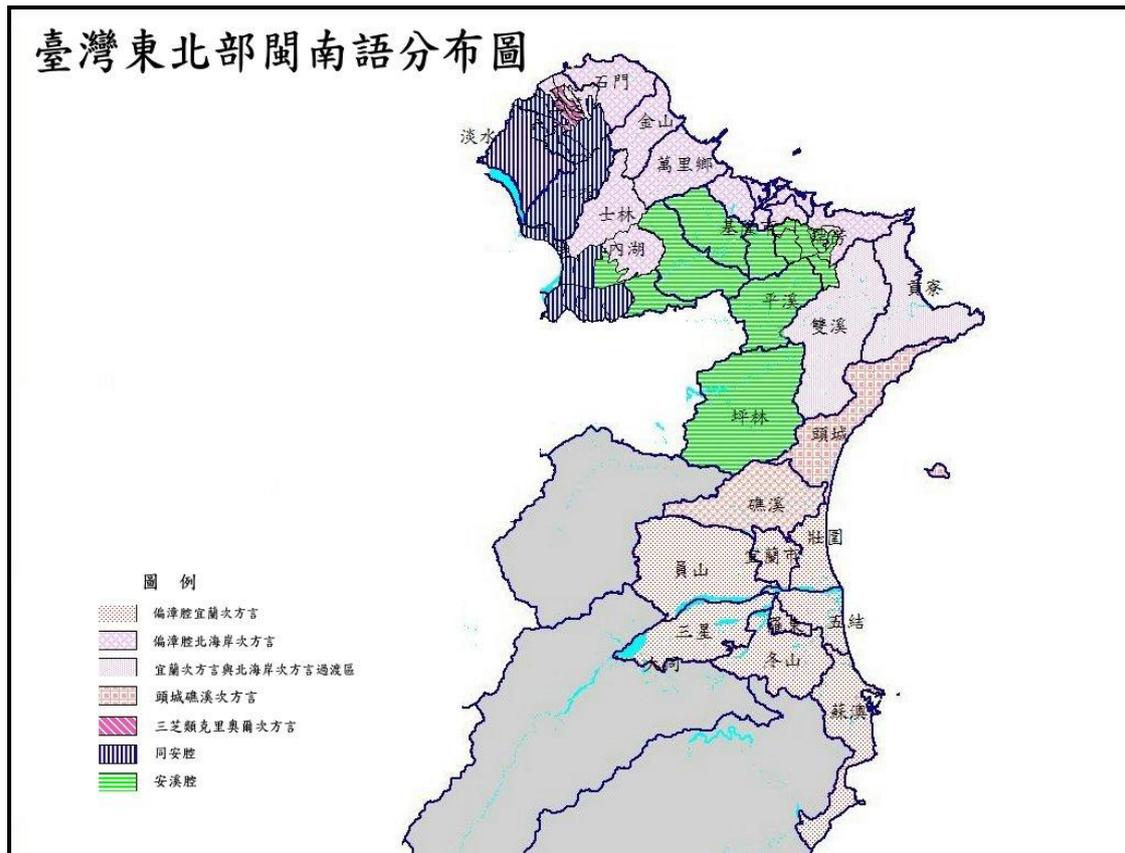


圖 8-1-1 臺灣東北部閩南語分布圖

第三節 本論文的成就評估

經由前六章的討論，本論文在地理語言學的創見與研究價值上，有以下六項：

(一) 臺灣地理語言學研究史的建立

本論文藉由三個時期（日治時期、戰後、現代）地理語言學研究成果的介紹，成現臺灣地理語言學研究的進展與成果。闡明臺灣的地理語言學則是在近年來進步神速，並走向注重共時研究，並且細緻化、跨學門化、資訊化，以及重視微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的獨特道路。這是現今對臺灣地理學研究成果，最詳盡的介紹。

(二) 提出語言田野調查的新方法

在本次調查研究中，爲了避免調查區域疏密不同，達到在地理上平均分布調查點的目的。在調查點的選擇上，採用藉由經緯度來選擇調查點的方式。這種方法，來自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於 1955-1965 所進行的全日本方言調查，將日本全國以經度每 2 度，緯度每 1 度 30 分，劃分出調查區域的方式再加以改良而成。調查點平均分布，能使調查區域不至於有所疏密不同，因而更能展現語言在實際地理上分布的狀況，也有助於未來的研究的擴展與新資料的整合。另外本調查的另一創新之處，是結合 GPS（全球定位系統）來進行調查。所有

的調查點都以 GPS 定位，並記錄其經緯度，不再只是依循行政區域的劃分。這使得未來即使行政區改變，也不至於影響語言資料的比較分析。於本章的最末，還特別介紹利用地理資訊系統來繪製語言地圖的方法，這是現今臺灣首度以專文介紹此方法。

（三）提出三維的 Glottogram (グロットグラム) 研究方法

在日本有種地理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叫做 Glottogram (グロットグラム)，這是一種研究受訪者年齡和地理條件要素關係的圖表。這種“location × age”繪製圖表的觀念，是日本所特有的研究方法，也是日本獨立發展出來的「社會方言地理學」的研究法。可是日本 Glottogram 的研究方法，受限於二維圖表的限制，因此只能施行於線性地理語言學的研究。針對這個缺失，本文提出三維的 Glottogram 圖表的研究法。不但將使 Glottogram 研究方法不再侷限於線性的語言地理，更能將語言地圖與圖表巧妙結合起來。在地理語言學立體化的研究上，由二維空間擴展至三維空間。

（四）語言的「球形擴散」模型的建立

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 所建立的語言特徵傳播的模型——「波浪模型」(wave model)，揭櫫了語言在地理平面上傳播的方式，是呈現漸層擴散的方式。中心地點的語言特徵，隨著相對中心點的距離而逐漸減少。日本學者柳田國男在 1927 年的名著《蝸牛考》中，更進一步闡述語言的波浪傳播，對語言在地理分布上的影響。他發現近處不一致，而遠處卻一致的語言現象。這就是著名的「方圓周圈論」。也就是殘存的語言舊形式，不連續地分布在邊緣地區。基於這個地理語言分布的特徵，將有助於瞭解語言新舊形式是如何取代的。

在社會變異上，日本的地理語言學學者使用多年的 Glottogram (グロットグラム) 研究方法，將受訪者年齡和地理條件要素交叉研究。可見語言除了在地理上是呈現波浪形的漸層擴散，在不同社會階層的語言傳播也是如此。

可見語言變化的傳播模式，無論是在地理上、社會階層上，或是時間上，都是以漸層擴散的方式來完成。因此語言新形式在時空中的傳播方式，應該是像個球體（立體的），由這個球體的中心點向四面八方擴散。語言在時空中的傳播方式，應如圖 8-3-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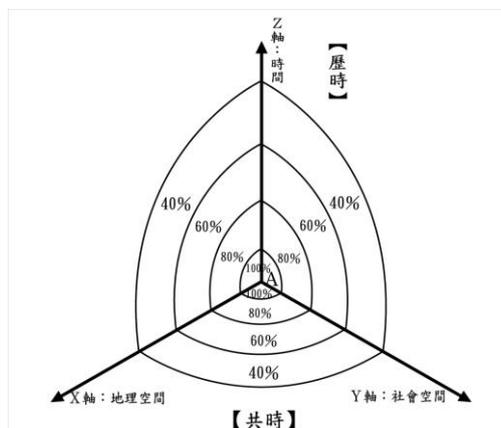


圖 8-3-1 語言「球形擴散」模型

這種語言在時空中以漸層擴散的方式，完成新形式取代舊形式的過程，在本論文中稱為「球形擴散」(spherical-proliferation)。「球形擴散」合理的解釋，我們可以以共時的語言變化現象，運用在歷時語言演變的推論上。

(五) 泉州腔與漳州腔區分的指數統計分析

在臺灣的方言學的研究中，如何劃分臺灣閩南語，何者屬於偏泉腔？何者屬於偏漳腔？一直是臺灣閩南語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雖然學者多有提出分別的標準與看法，往往流於主觀的判定。有鑒於此，本文運用統計學上指數分析的方式，試圖對偏泉腔、偏漳腔與混合腔建立一個計量標準。這種將方言計量化、數據化來分析泉州腔和漳州腔的方法，可對泉漳分區問題提供一項客觀的判別標準。

泉漳區別指數分析方法的產生，從語言接近率的概念出發。並運用統計學上指數統計的方法，設計出用計量分析的方式來區別偏泉腔和偏漳腔。它的原理是我們預先假設一個標準的語言系統，然後再來看某一個方言與這個預先所假設的標準語言系統的接近率為何。於是我們就可以利用各個方言與這預先所假設的標準語言系統的接近率，來區分不同的方言。

所以經過運算後的加權平均數，讓我們可以清晰顯示各地區的偏泉腔或是偏漳腔的強度：

地點	廈門腔	三芝 北新莊	瑞芳 碩仁里	瑞芳 九份	三芝 埔坪	臺灣 通行腔	臺南	金山	礁溪
加權平均數	-2.11	-2	-1.89	0.11	0.67	1.33	1.56	1.67	2
泉—漳	>>>	>>	>	<	<	<<	<<	<<	<<<

要特別強調的是，提出這種方言特徵指數統計的區別方法，是一種概念與方法。本文中以「臺灣通行腔」為「假設的標準語言系統」，是針對臺灣地區閩南語的泉州腔和漳州腔區別的需求。如果現在要再區分三芝北新莊和瑞芳碩仁里是偏泉腔中的偏安溪腔？或是偏同安腔？那麼只須要重新設立「假設的標準語言系統」，如利用「廈門腔」，便可以再進一步進行了。

用計量化的方式來處理泉州腔和漳州腔區別，主要是在提供一種客觀判別方言的方法。一如語音學，在生理語音學(acoustic phonetics)尚未發達之時，只能憑藉著調查者的雙耳，主觀地辨別語音。之後隨著生理語音學的發展，現今語音學的研究可以靠著聲譜儀的幫助，對語音進行物理性聲譜的描寫。為語音的辨別提供更客觀的標準。同樣的關於泉州腔和漳州腔區別，建立客觀的區別標準也是現今方言研究仍須努力之處。

(六) 運用指數統計分析臺灣東北部偏漳腔閩南語對外的一致性與對內的差異性

則是運用指數統計分析和方言特徵指數曲線圖，來彰顯台灣東北部偏漳腔閩南語對外的一致性。經由指數統計分析，台灣東北部偏漳腔閩南語的指數是落在+1.67~+2.0之間，其中宜蘭地區大多高達+2.0，所以稱宜蘭是臺灣地區保有最濃漳腔色彩，一點也不為過。另一部份則是配合語言分布圖，展現對內的差異性。

顯示台灣東北部偏漳腔閩南語以雙溪、貢寮地區為分界，概略可以分為南北二大區。

第四節 臺灣地理語言學未來發展趨勢

地理語言學發展至今，已超過百年的歷史。研究的進程由單純的地理平面的調查研究，提供作為比較歷史語言學的研究的材料，轉向注重共時的語言接觸與語言變異和變化的議題，促使社會語言學的產生與發展。這個轉變象徵著方言學的研究，由點而線而平面，進而至立體化的研究。日本所獨自發展出來的Glottogram (グロットグラム) 研究方法，就是地理語言學立體化研究的代表。可是在日本的Glottogram (グロットグラム) 的研究，受限於只能夠針對線性地理進行研究。因此本論文提出以三維座標繪製的Glottogram圖表，讓Glottogram的研究方法不再局限於只能研究線性地理。

對於語言傳播的理論上，時間與空間（地理和社會）這二大語言特徵的擴散因素相互結合，提出「球形擴散」的理論模型，改進傳統的「波浪擴散」的理論模型的不足。在共時的層面上，語言特徵除了在地理上隨著遠離中心點而影響越來越小，二地的語言特徵差異相對越來越大。在社會上也是隨著遠離中心點的社會層級而影響越來越小，越遠離的二個層級的語言特徵差異相對越來越大。在歷時的角度上，隨著時間越長，中心點的語言特徵所能影響的範圍越廣，但與中心點相較，語言特徵相對差異較大。由此可見，語言的變化正是時間與空間交錯影響的結果。

在語言在地理的傳播上，傳統的語言「波浪擴散」模型，是語言擴散最基本的形態，適合觀察小區域的語言擴散傳播。對於廣大區域的語言特徵的傳播，單以「波浪擴散」並不足以解釋在地理上所見到的現象，語言的「跳躍擴散」傳播理論，正好用來解釋語言在大區域傳播的方式。語言的創新形式何以能迅速地拓展至廣大區域，這就是「跳躍擴散」的作用，語言「跳躍擴散」的方式一如像打水漂一樣，石塊跳躍落下、跳躍落下地貫穿過一大片水面。每一個落下點便形成一個同心圓（波浪理論）向周圍擴散。如此不但擴大了語言傳播的區域，也加速了語言創新形式在地理上擴展的速度。

地理語言學的立體化研究（地理×社會）、語言地理的時空研究（共時×歷時）以及大區域的整體觀察研究，將是地理語言學未來研究的主要趨勢。

最末，關於本論文所附的語言地圖，這是臺灣現今最完整的區域性「方言特徵圖」集。對於「方言特徵圖」集的重要性，曹志耘（2007）¹說到：

「方言特徵分布圖是方言地圖的基本形式，同時也是地理語言學、歷史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語言類型學等語言學科的基礎研究」

由於「方言特徵圖」集可以說是外部語言學的研究基礎，也是一個國家瞭

¹曹志耘〈《漢語方言地圖集》簡介〉《日本兩國の方言の過去、現在、未來》金沢大學文學部 2007。頁2。

解國民語言使用、製定國家語言政策和語言教學政策的依據，所以各國莫不致力於國家的「方言特徵圖」集的編製。法國早在 1896 至 1926 年間由席業隆(Jules Gillieæ ron) 編輯出版《法國語言地圖集》。日本則在 1966 年~1975 年間，已完成由國立國語研究所編輯，大藏省印刷局出版的《日本言語地圖》(LAJ)全 6 卷。而地理語言學起步較臺灣晚的中國，也有由北京語言大學研究所的曹志耘教授所主持的《漢語方言地圖集》的研究計劃。並已於 2006 年完成調查，方言地圖全部以電腦繪製。現今已發表若干的初步結果。反觀臺灣雖然地理語言學已有百年的歷史，卻至今沒有一本全臺灣語言的「方言特徵圖」集產生。因此繪製臺灣地區語言的「方言特徵圖」集，將是未來臺灣地理語言學所要進行的首要工作。

